

这些主创爱打造“同名系列”

奇识增

一些作家、编剧通过主要人物采用同一名字，将自己的作品串联起来，典型代表是知名导演、编剧徐兵打造的“徐天系列”。从2011年的《请你原谅我》开始，徐兵就执着于将自己笔下的主角都取名为“徐天”：《红色》中的徐天是学成归国，帮助共产党地下组织完成任务的热血青年；《缉枪》中的徐天是一名在北京打拼的外卖小哥；《战鼓擂》中的徐天是身怀绝技的酒吧老板；《请你原谅我》中的徐天是数学、历史、车工技术等本领无师自通的天才；《最好的安排》中的徐天是深情富二代；《美好生活》中的徐天是遭遇中年危机的大叔；《新世界》中的徐天是耿直倔强的小片警；《我在北京等你》中的徐天是潇洒不羁的律师。除此之外，“田丹”

“铁林”“贾小朵”“刀美兰”“柳如丝”等角色名，也被徐兵打包安排在自己的作品中。为什么要打造“徐天系列”？徐兵曾在受访时表示，自己最初写剧本时将男主角取名“徐天”，第二部戏戏感，也给主角这样命名。但是，徐兵目前并没有换掉男主角名字的想法，“演员不会因为名字跟我较劲，投资方会有点纠结，但他们后来觉得‘取同名’是个话题，也就不说了。我内心认为，虽然我戏里的男主角都叫一个名字，但他们性格迥异、样子不同。基于这个原因，我就不改了。”同名系列，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并不鲜见。例如，紫金陈在其作品中打造了“严良系列”：《沉默的真相》中，廖凡饰演的严良是“地铁抛尸案”专案

组组长，办案风格剑走偏锋，对细节的洞察力敏锐；在《无证之罪》中，秦昊饰演的严良是屡建奇功的警察，曾因个性张狂，被降职当片警，后因侦破棘手案件，再度被领导重用；《隐秘的角落》中，史彭元饰演的严良是“坏小孩”三人组里的老大，外表放纵不羁但内心细腻，想找到自己的父亲，从而跑出福利院。谈及严良的取名，紫金陈曾坦言：“这个名字取得比较随意，而且没有内涵。”此外，刘慈欣在其科幻小说中打造了“丁仪系列”。这位著名物理学家，在《宇宙坍缩》《微观尽头》《朝闻道》《三体》《球状闪电》《时间移民》等小说中均出现过，因此被网友戏称“六分仪”。他在刘慈欣的作品中从来不是主角，但也不可或缺。

中草药、古代诗文直接拿来用

创作者如果文学功底深厚，为角色取的名字，通常会颇有意境。以金庸为例，他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以山水为灵感起名，张三丰的七个徒弟——宋远桥、俞莲舟、俞岱岩、张松溪、张翠山、殷梨亭、莫声谷，合起来就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山水画。金庸还从古代典籍中取名，如：《笑傲江湖》的令狐冲、任盈盈取自《老子》的“大盈若

冲，其用不穷”，《天龙八部》的无崖子取自《庄子》的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，《神雕侠侣》的杨过取自《左传》的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”。古装剧人物用中草药命名，是近年来被从业者认为颇有意思又暗含意境的一种方式。最典型的是《仙剑奇侠传三》，角色基本沿用中药材的名

字，如：胡歌饰演的景天、刘诗诗饰演的龙葵、黄志玮饰演的重楼、霍建华饰演的徐长卿、杨幂饰演的雪见等，都是各具功效的中药材。无独有偶，《宝莲灯》中的沉香，其名作为中药时具有行气止痛、纳气平喘的功效；还有《白蛇传》中的连翘、《花木兰传奇》中的紫苏、《画皮》中的夏冰均可入药。

奇葩取名法，《庆余年》最典型

为了营造热点话题，一些创作者甚至标新立异，为角色取的名字越来越奇葩。

古装剧中，奇葩名字不少。热播剧《庆余年》最为典型：男主角范闲取自“犯嫌”谐音，在我国一些方言中，意为“讨人嫌”；户部尚书范建取自“犯贱”的谐音；监察院院长陈萍萍，狠辣无情、有魄力、善谋划，其取名法采用了古装剧中常用于女性身上的“ABB”模式，这样一来，个性与名字之间产生反差萌感。同样是“ABB”模式，“战豆豆”虽是女性，但她也是北齐皇帝，名字不但够霸气，还十分搞笑。此外，《从前有座灵剑山》中，张榕容饰演的

王舞取名自数字“5”，许凯饰演的王陆取名自数字“6”，使得这对师徒的CP感拉满。

在现代剧中，一些编剧也是脑洞大开。悬疑、推理剧《心灵法医》中，宋轶饰演刑警队长罗笔芯，芦芳生饰演的刑警队副队长丁春秋，郭耘奇饰演实习刑警姜小白，名字都自带萌点。《鳄鱼与白鲨》中，周陆啦饰演的吴所谓意味着“无所谓”，演员名字和角色的名字都很有意思。

取名映照着作者的意图，更体现了作品的风格，创作者通过取名与观众产生连接，如同寻找隐藏的彩蛋，有乐趣，也拉近了二者的距离。



《庆余年》中的范闲(左)、陈萍萍(右)

霸道男主多姓“顾”，每个主角都叫“徐天” 影视剧角色取名可以有多有趣？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近年来，影视剧角色的取名每每成为网友讨论的热点：网文创作影响影视创作，有创作者常让霸道总裁型男主角姓“顾”；有的作者用一个角色串联起全部的作品，譬如“徐天”“严良”“丁仪”频繁出现；另有创作者为角色名赋予文学内涵，坚持用古诗文取名，或者打起了中草药的主意。影视工业要求作品出奇、出新以吸引观众，创作者们试图通过角色名出圈，有趣的名字不断出现……影视剧角色取名到底有哪些门道？

偶像剧男主角常姓“顾”

前几年，IP改编剧井喷，不少网文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。于是，许多小说中的取名规律也被移植到影视剧。例如，网文小说角色取名中，有一些“大姓”，如叶姓，代表是《全职高手》的叶修；林姓，代表是《武动乾坤》的林动；萧姓，代表是《斗破苍穹》的萧炎；王姓，代表是《从前有座灵剑山》的王陆。此外，“苏”“秦”“陈”“周”“方”“楚”“顾”“沈”等，也都位居姓氏排行榜前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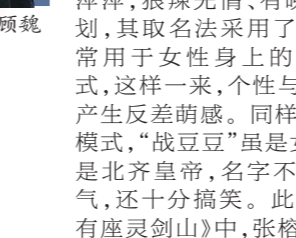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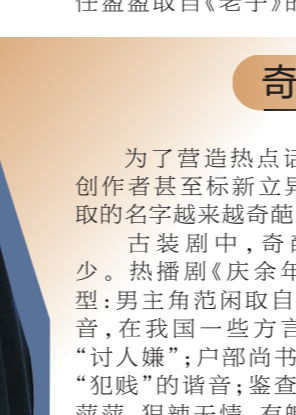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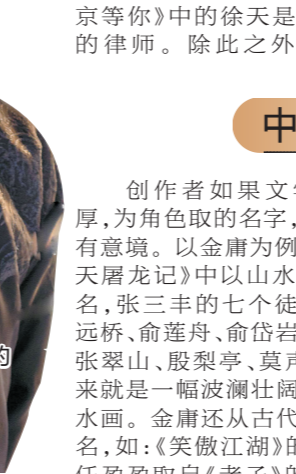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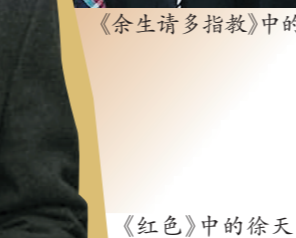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文艺作品的男性角色中，“顾”姓常常出帅哥：《余生请多指教》的顾魏，从穿搭到性格都是标准的男友范儿；《王牌部队》的顾一野，是有颜值，更有信仰和责任的军人；《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》的顾未易，是懂得用方程式表白的阳光理工男；《烈火军校》的顾燕燕，是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……

如果男主角是霸道总裁，他们最多姓什么？同样姓顾！曾有网友如此表达：“十个总裁里有四个姓顾，三个姓沈，两个姓傅，一个姓陆。”毫无疑问，“顾”姓排面不小：爆款剧《梦华录》的男主角叫顾千帆，是铁面无私、雷厉风行的皇城司副使；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的男主角叫顾廷烨，是有地位有能力的侯府公子；《原来你是这样的顾先生》的男主角叫顾南洲，是爱上落魄公主的霸道总裁；《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》的男主角叫顾川，是拥有机械心脏、帅气且高冷的霸道总裁；《不会爱的我们》的男主角叫顾嘉心，是才干满满却无意继承家业的少年总裁。有意思的是，除了“男霸总”容易姓顾，影视圈还有一位知名顾姓“女霸总”——《小时代》中的顾里。

《仙剑奇侠传3》景天名字来自中草药



《新世界》中徐天是一个片警



开花结果

尹乾

“你们都是快三十岁的人了……如果她不愿意生孩子，也该考虑另找一个了。”他不知道这是父亲第几次提及这个话题了。放下手机，他坐在星空下，脸上心上爬满纠结的藤。

他与她是高中同学。她亭亭玉立冰雪聪明，他一直对她心存好感。毕业聚会上，他鼓起勇气给她发了一条短信：“众人平庸，你是人间星光。”

她回：“星光不问人间事，低头疾走勿停留。”

他晓得她的丁克主张，在那个年龄，自然是班上同学热议的话题，也是大家对她敬而远之的原因。他想了想又发出：“眼里落满星光，扯不动离去的脚步，愿闻星星呢喃。”

“失望就像一枚硬币，你总会够够买一张离开的车票。”她回。

他站起来，走向她，邀她共舞，对她耳语：“看我们多默契！”她用头蹭了蹭他的胸口，眼里有星光。

他开始坚持一个星期送她一朵红玫瑰。半年后的一天，

她叹息道：“我这个人咋就对花没有抵抗力呢？”她再次重申自己的丁克主张，他说他晓得，随她。他们走到了一起。他心里盘算，岁月长长，她总有改变主张的时候，哪个女人不喜欢孩子呢？

两人世界风花雪月，他们一有假期就踏足名山大川。闲来翻开相册，重拾美好，体味甜蜜，感慨人生不虚此行。他常常拉着她留意幼儿园小朋友的笑脸，说这样好减压。她表示赞同，童真的世界无纤尘。

“你说，小朋友可爱不？”他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。

“那还用说？如果可以，我还不愿意长大呢。”

“要不，我们造一个小朋友？”

“收回你的话，别触碰我的底线。”她脸沉了下来。

因为有一个被寄养的童年，她心里落下了阴影，而他一直想减小她的心理阴影面积。

毕业后，她到东北去读研，他回到南方小城谋职。她说，几乎所有的爱情都输给距离，不知就此告别吧？他不服气，说距离会产生美。他放不下她。每个月他都乘飞机去看她。

“我飞越整个中国来看你，感动不？”他问。

她点点头，良久，幽幽地说：“你那点工资够买飞机票吗？好合好散吧，别飞了。”

“我喜欢，我有飞行的权利。”

“我告诉你侵犯领空。”她咯咯笑着。

“告吧，先侵犯再说。”他边说边把她拥入怀里。

“感动容易让人上当，我会努力稀释感动的。”她梦呓似的说。

他心里一凛，她是一个足够冷静的女人，固守她的规则、护卫她的领地。他的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似乎开始萎缩。

她陪着他北国风光中徜徉，在大风中追逐，在雪地里雕刻一个你挨着一个我，在森林里看花草……

他不死心，他那么爱她，他们相处那么和谐。于是他再问：“你喜欢会开的花，还是有结果的树？”

“会开的花！”她脱口而出，“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，活活泼泼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绽放自己，太值得了！”她闭上眼眼睛做呼吸状，仿佛花香正飘来。

“那……有结果的树有什么不好呢？伴随岁月一起成长，吸取阳光雨露，该结果的时候，就结自己的果，一切自然而然。然后看自己的果又长成一棵树。我觉得挺有成就感，或许这种生生不息的念想，正是人类顺应自然的一种方式吧。”

她鼓起掌来：“说得太好了！”然后，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足足有两分钟，叹道：“好大

一棵树，是该结果了。”她哈哈大笑起来。他心里则摇晃着一只七上八下的桶，回响着父母的絮叨。

八月，他陪她上广州找工作。“等她安顿下来，我就离开。”她不在身旁的时候，他在心里反复地说服自己，八月里的骄阳晒在身上，却感觉不到多少热度。

她兴冲冲撞开门，带着一阵风，差点把他扑倒。

“有结果了？”

“有了，双喜临门呢！”她用脸颊蹭他的胡子。她高兴的时候总喜欢这样，说是痒痒的，特舒服。

她坐起来，掏出一张合同在他眼前晃一下，“这是一喜！”

“另一喜呢？”他问。

“这个嘛……是秘密，不能随便公开的……”

一个鲤鱼打挺，他拥住了她。她手中，捏着他不知什么时候写的那张小纸条：“比起会开的花，我更喜欢有结果的树。”

噢，这句话何时跑到她那儿去了？他有点呆……猝不及防的，耳边响起她的声音：“你也来广州，我们一起种树吧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一棵树，是该结果了。”她哈哈大笑起来。他心里则摇晃着一只七上八下的桶，回响着父母的絮叨。

八月，他陪她上广州找工作。“等她安顿下来，我就离开。”她不在身旁的时候，他在心里反复地说服自己，八月里的骄阳晒在身上，却感觉不到多少热度。

她兴冲冲撞开门，带着一阵风，差点把他扑倒。

“有结果了？”

“有了，双喜临门呢！”她用脸颊蹭他的胡子。她高兴的时候总喜欢这样，说是痒痒的，特舒服。

她坐起来，掏出一张合同在他眼前晃一下，“这是一喜！”

“另一喜呢？”他问。

“这个嘛……是秘密，不能随便公开的……”

一个鲤鱼打挺，他拥住了她。她手中，捏着他不知什么时候写的那张小纸条：“比起会开的花，我更喜欢有结果的树。”

噢，这句话何时跑到她那儿去了？他有点呆……猝不及防的，耳边响起她的声音：“你也来广州，我们一起种树吧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一棵树，是该结果了。”她哈哈大笑起来。他心里则摇晃着一只七上八下的桶，回响着父母的絮叨。

八月，他陪她上广州找工作。“等她安顿下来，我就离开。”她不在身旁的时候，他在心里反复地说服自己，八月里的骄阳晒在身上，却感觉不到多少热度。

她兴冲冲撞开门，带着一阵风，差点把他扑倒。

“有结果了？”

“有了，双喜临门呢！”她用脸颊蹭他的胡子。她高兴的时候总喜欢这样，说是痒痒的，特舒服。

她坐起来，掏出一张合同在他眼前晃一下，“这是一喜！”

“另一喜呢？”他问。

“这个嘛……是秘密，不能随便公开的……”

一个鲤鱼打挺，他拥住了她。她手中，捏着他不知什么时候写的那张小纸条：“比起会开的花，我更喜欢有结果的树。”

噢，这句话何时跑到她那儿去了？他有点呆……猝不及防的，耳边响起她的声音：“你也来广州，我们一起种树吧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

没过多久，老两口又回到大院里来，并在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，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，都是儿童读物，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“免费阅读”四个字。老人每天过来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传知识，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孩儿王。家长们自然高兴，也能安心地工作了。有人问：“那两把梯子去哪儿了呢？”老人指了指书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还在吗？”大伙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原来竹梯子已被改成了书架。老人说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梯子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，孩子们缺少照料啊。”

从此，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。